



難  
醫  
談

ヤ 9  
896





門中  
號 896  
卷

896

寬政上章湊端月鐫

畑道雲先生著

# 金雞醫問談

千鐘房  
青藜閣  
梓行  
瑞玉堂

昭和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  
購

金雞

垢

道人時在東方無  
垢世界百億萬衆生中  
現方便力出大廣長舌相  
談說藥師如來濟世度  
人最上乘妙法一時聽者  
皆無不歡喜踊躍其言

白帛亭一



卷之小、不過掌中一顆  
蒼摩羅而千功德、却持  
於老上、姪家、開肆、聚徒  
臭、轂、飛、肩、多、益、迷、惑  
者、百、倍、矣、余、與、道、人、同  
其、鄉、且、余、教、詩、於、人、不

借、理、論、不、用、講、說、一、種  
清、話、塔、叢、昏、冥、中、經  
其、似、之、是、以、題、名、百、兩、首  
夫、道、人、海、濤、壺、中、一、滴  
甘、露、水、回、生、肉、骨、別、有  
億、萬、衆、生、中、不、有、得、也

金桂齋  
白子序二



利レ益ヲ而レ帰ル、依テ道ヲ人ノ如ク、  
肉身ニ善シ薩ス者ナ矣。  
己未嘉平月

西野河世寧



男三友書



世人皆謂學醫不辨術療醫不談字  
斯言蓋出於不學者之遁辭而非通論  
也。雖然胃中蓄積老而疎於術者  
有焉。每診患者退而儲養照証以劑  
課守方注而不知應變投機之字窮  
乃誤治則曰黃帝越人之言如此非  
吾之忘也。至死則曰張機王素之方也。



斯非吾之失也此讀書而一察了知之  
過也該曰圓圖吾辨其此之謂也苟  
若斯則學与不學其術無以辨矣  
是其所以使此人深害蓋有信而不  
學之徒逾誦乎世而彼之術益益不  
術也噫又何憾哉蓋世有昌歎之  
嗜者定當與神聖哲匠同鼎而辨而別

其味也斯人而後可以辨之入之口而己  
其味也斯人所議也上先醫士細秀龍  
精於其術療理無誤其學亦能嘗素  
靈雞經金匱玉函之利藪以究疾  
病之變云其友人於元帝其亦熟矣  
嘗稱之者如此近著金雞鑿誤一篇  
乞序於余之於是知其所用之必者



後乃符於所聞者時臘存之末窮  
鬼未返債主盈門是以文事一切棄廢  
而窘困執掌未得有暇一過其書不能  
其說也唐室中頗素淡之至因去其并以  
還之南已未杓老除夕之前一夜持於  
博帶切德居之炷下鵬齋龜田興

其書在并我錄

金鷄醫談

益火決門  
上毛  
焯道雲秀龍著

余有切悲。天朝神代療病法方必不下彼國  
炎帝軒轅氏矣向得大同類聚神方拔粹一卷  
盥嗽而披之熟讀數回遍試之病者甚有奏効  
者因思活人元龜不求于彼而在于此也明矣  
悲哉今失其傳也書中有云黃芩黃耆之屬雖  
勝于我國不用彼漢物云云藥物猶不用他邦  
者况於其法方乎迄今則邈乎不可知其詳也  
然則吾輩為醫雖炎帝軒轅氏不得已而尊信



之而已非我日本人素志也悲哉  
張南陽傷寒論有二百餘方其產方父母僅不  
過桂枝湯麻黃湯葛根湯柴胡湯枳子豉湯承  
氣湯瀉心湯白虎湯五苓散四逆湯理中湯之  
十一方也其餘則兒孫耳後世醫書有百萬劑  
亦其所為祖禰者僅不遺二陳湯四君子湯平  
胃散四物湯香蘇散益氣湯之六七方也其餘  
則皆雲仍耳

近年學古醫術者非後藤氏則香川氏矣非山  
脇氏則吉益氏矣門戶分爭論難遽起言之共

照照行之共暗暗在可信不可信之間也雖然  
起沈痾痼癖者多在古醫者流之手也其在古  
醫者流之手者何也多用鬪藥故也所謂其多  
用鬪藥者何也在刻苦而讀傷寒論也其刻苦  
而讀傷寒論者誰也後藤氏香川氏山脇氏吉  
益氏也四子之功不為小也雖然長于彼者短  
于此此為王者彼為石大哉一編傷寒論四子  
而未盡也雖然如其方証相對為治明確無已  
姑從吉子乎到其論說蓋又在可信不可信之  
間也如畑黃山弁醫斷強弁吉子耳其論又無



益治術焉不足信者也  
駿州一農夫積年患痰衆治無効經年益苦自言可死不可生也與束手而待斃不如草根木皮食盡而死矣自此後入山林草根木皮觸眼者莫不悉服中有二種如應病者俗間呼為山柳烏柳者也乃採之和芥子為菹食之居一月而悉驅痰病漸愈近隣醫生聞其始末請見其草農夫又入山採而贈之醫見之稱山柳者大戟也稱烏柳者甘遂也和芥子食則生控涎丹也其奏奇驗亦宜矣不知不知隨帝之則其此

之謂乎  
東洲和尚自菟道歸後暫寓機居士家參詢者數百人余亦與焉師一日患心腹痛醫生兩三人用香砂平胃散大七氣湯其餘稱家秘丸藥類到日晡不治余診之覺胸膈有物告師曰胸中有物非吐藥不治師曰我生質不好爭方願以和劑治之余答曰師三千大導師於病何怯師有耻色遂服余藥吐下如傾到夜腹痛全治脫然如平日也余時年十四機居士顧余曰英童者黃檗之忠臣也



都下病痢者雖小兒多不死病亦輕田舍病痢者雖大人有死者如小兒十八九則發三四日而死可謂劇病也余經歷諸州能知之蓋地勢與常食所使然乎得病初一身壯熱腹痛拘急內逼虛坐裏急後重毒鬱於臍下絕食而死大人小兒死形多如此草澤醫生非術拙也為秦張者不治為朱李者亦不治里人皆言死病也醫亦言小兒痢死病也余曾嘲其言而治之數百人死者二百人許生者僅五十人所也於是始知其言不妄矣其致生者治療之法在得病

始也其術在下之三黃湯三承氣湯桃核承氣湯桃花湯赤石脂禹餘糧湯十棗湯走馬湯也可兼用紫圓備急圓焉用附子劑則促命期矣後學者夏秋之交遊歷遐陬窮邑而可以見余言不偽矣

三痘者一生一發蓋胎毒所為也博愛心鑑曰痘者豆也象豆而名之矣證治準繩曰水痘者瘡皮薄似水泡名之矣麻疹者以咽喉麻痛名之矣義蓋取於蜀椒味麻之意也其名也其病也明矣其三年而流行二十年而流行不可



推而知焉言之者妄也余家三痘不異主方就  
張大守之方而治之比世稱其病專門其病名  
家者奏勳大勝焉

古今稱蝕齒為蟲齒者大誤是非蝕齒和訓蒸和訓  
通齒也熱蒸而為痛也決非蟲食之以其或齒  
有穴誤為蟲齒乎未盡也其有無穴而自外缺  
者可以知其非蟲食矣余近日盡一奇術其術  
新製如小鑷者鉤去齒肉間之惡血如綿絮者  
去之則齒痛立治而不再發試之病者百有餘  
人無一不治者實以余為此術之權輿矣

澤田東江患頭痛多年一月一發或二發都下  
服諸老醫先生之藥不治聞余之治安達清河  
之舊病令安子頻請治診之胸腹有動臍上拘  
攣如立二大竹作茯苓建中湯調進服之三月  
餘動氣稍收拘攣永解頭痛不重發賞嘆曰吾  
子姜水之神童也余時年十五歲也

蝮蛇膽味甚苦非熊膽之所及也其主治同熊  
膽而効則勝於熊膽也藥舖未賣之生者大如  
赤小豆乾時如芥子矣多蝮蛇之地製出之則  
大益於世人



白梅花陰乾末服而善治嘔蓋先哲所未曾言者也余屢奏効肥天水禪師之所授也矣控涎丹世醫用者微瞑眩矣余家製者瞑眩勝於紫圓備急圓也得其製故也芥子末以熱湯拌之烈氣衝鼻為度甘遂大戟如法合不用糊而丸其効倍蓰世醫用者

丸散湯謹正其名不可誤其製也古人用心蓋在于此如八味丸赤丸麻仁丸括萋瞿麥丸桂枝茯苓丸已椒薑黃丸作湯無効作散無能如五苓散牡蠣澤瀉散瓜帶散排膿散桔梗白散

枳實芍藥散為丸無驗為湯無徵張公方中以一方作丸及湯者只抵當之一藥也其條曰急則以湯緩則以丸其必不可誤製是可以見矣今人或有以五苓散作湯以茯苓丸作散者皆無効決不可從也

有一醫生業大行至老積萬金然而無文學壁上題進退二字眾皆嘲笑無學人為何事或問曰進退二字取何義乎醫答曰有病人迎則進如矢診之候之與劑而後不為絮談退又如矢余以是業如此行家如此富



庸醫某者自言真古醫術也而妄輕用峻藥矣  
已有微疾日作一九藥服之瞑眩吐下通體厥  
冷死矣於是衆人皆言彼多賊人天道好還也  
余曰不然諺有之船脚死於海其此之謂乎  
一點醫雖不學無術長于炫術有天幸大行于  
時衆皆稱為上手未十年富稱素封近隣無比  
生一男二女自慙其不學使男讀書男能奉父  
命勤學數年業已成驛且角矣無幾其父物故  
男續其業請治者年減月減至年老益不行家  
聲漸衰賣資典書纔足糊口於是近邊年少醫

生皆言醫讀書窮之媒也唯如彼先人不學無  
文而不如炫術衆醫捨書唯炫之學是亦不行  
行不行豈非彼蒼之使然乎

一歌妓年十七與一丐歡情好最密誓為偕老  
之約矣有一財主不知其意眷戀極切挑之數  
矣妓不敢貳於是財主以厚賞償之居之小梅  
村別莊自是妓鞅鞅不樂財主百方慰喻之不  
敢適意居三月遂疾瘵藥治無效換醫十有五  
人皆言必死矣因迂余診之余視之上衝心下  
悸脉至浮數熱煩咳嗽形軀豺瘦氣息綿憊乃



作苓桂五味甘草湯與之六十餘日熱煩咳嗽  
徐愈月水過度至十五餘日不止於是製桂枝  
茯苓丸與之服一日五六丸別不進煎藥出  
入百日所而復舊病痊後數日作書辭主人遂  
奔舊歡之家云古人所謂莫以今日寵能忘舊  
日恩者此妓有焉

有一富人信佛者其信也異於衆有病不服藥  
常言祈佛而足其驗非醫藥之所能及也夏天  
詣信州善光寺臨歸路罹大傷寒輿病歸家神  
思昏茫不省人事見危篤之狀於是其子大錯

愕忘父平素言急來請余治診之腹堅滿肌膚  
枯燥讖語壯熱不大便八日為作大承氣湯飲  
之下利數行腹滿頓和壯熱迅解三四日而覺  
精神清安十有餘日全愈治驗如此然而彼以  
為非醫藥所治而善光寺如來之所救也因俄  
造石燈籠一雙賽之而謝余甚菲余於是竊設  
一論元非與彼愚者辨朝服盥嗽西面而問曰  
如來無情何奪余功哉可謂貪冒也治彼病者  
我也非如來也其所以非如來者如來倘有活  
人手段則不如道路而使無病也意者彼在家



必無病為冒暑途謁如來得病然則謂病彼者  
乃如來也亦可矣彼愚人不解其理於今誤  
信至厚至深故病愈則賽石燈籠一雙及金數  
枚如來默然而受之夫不知其非己功則如來  
亦愚矣知其非己功而受其報則如來之貪矣  
何迅不言非余利益而峻拒嚴辭也不辭而受  
之則信奪余功者也如何如何如來遂不答余  
益攻之若使如來能知能言當道使穴可入則  
吾無面目可以見烟道雲矣

一禪僧年三十所發狂語言誕妄自稱釋伽自

稱達磨無患癩癩一月一發或再發發則苦  
楚呻吟卒倒而不知人事速則一時而痊遲則  
二時許而蘇矣諸醫皆謂令扁鵲百診倉公千  
治不可得治矣其法友有天雄師者從余學和  
歌舊知余治不允強請治余診之心下煩悶胸  
肋妨張乃為小陷胸湯飲之又作前後七寶丸  
與之一歲餘而狂全愈癩不復發今在永平寺  
中而稱首座云

信濃國實邊境地也余嚮浴草津歸路應某者  
請暫有施治其境焉野夫言語或可解或不可



解也曾有一農夫來求診治謂患痲病痛不可忍矣欲使其露醜而診其腫否時傍有人因量彼耻而引到別室竊求見之病人徐徐近膝邊揚頭指眼中謂痲病如此也赤暴翳障蓋眼病也余不覺絕倒甚於前人誤記鹿腎湯余曾觀後世醫書立病門病名與病症頗相混矣所謂中風傷寒感冒中寒中暑病名也所謂頭痛腹痛腰痛嘔吐泄瀉病症也混以為一不可不分也他皆倣之痔漏之治法專在腹証也余近歲診數人頗有

發明焉此病十之八九必右臍下有動而不得無拘攣也非就之施治方則千丸萬湯稱奇呼妙斷無寸効其方也無他有宜桃核承氣湯者有宜大黃牡丹湯者有宜八味丸者有宜桃花湯者詳其証而治則無不治者也雖然蔬食菜羹慎可斷酒與色否則不治矣近時有世人之癖疾者今舉其一二矣儒生初開門戶而不刻詩文集者稀矣蕩子廿年前後而不染徽毒者稀矣醫人臨業行而不註傷寒論者稀矣其未果其舉者如諺所謂小兒未病



痘瘡生命難定耳豈非世人之癖疾乎  
都門日有稱原芸菴者學非博業非精唯其為  
人瓌偉個儻大得聲譽一富家之室女患鬱証  
使芸診之芸曰是氣滯也治方宜用戲場散而  
可矣不須與余藥也父母問戲場散之義芸曰  
未也丑也旦也淨也能治室女之氣滯父母大  
笑女亦微笑芸指女曰戲場散之効一話而見  
室女莞爾也况於用之乎豈不治哉父母遂領  
焉自是後如芸言病經月愈又治一富人危癰  
富人大喜病起之日招親戚知舊設宴為賀以

芸為上客眾皆就席富人把盃先勸芸芸不肯  
曰余心中有鞅鞅不樂者願散之而後舉盃富  
人曰何以不樂芸曰余今日頓欲造假山水非  
得金百圓則不能也余今空橐以是心中為之  
鞅鞅足下幸與之不然則弃盃而歸坐客皆愕  
富人知芸意不可回遂探囊與之芸徐閱其數  
而受之不取多謝舉盃始嚼眾皆以為奇是豈  
非奇乎又有病傷寒者一醫欲用小柴胡湯一  
醫欲與大柴胡湯芸時來曰大小柴胡湯共不  
中與非中柴胡湯則不治焉二醫大笑曰子病



風乎古今未聞有中柴胡湯也何書載之願示之芸曰碌碌腐醫何足知之所謂中柴胡湯者作大柴胡湯一煎而捨之再煎而用之是則中柴胡湯也二醫捧服芸之機警大概如是其得譽不亦宜乎傷寒大渴引飲煩燥者須與水無害也倘患其過飲則盛水數升於大盆而與之則意先屬厭不得多飲僅潤口為足耳功治之方便也水腫之腹按之臍移動於左右者決不可治也向聞之上池道人屢試病者不違也矣

痘瘡腹候不拘外証佳惡臍下動劇者以為危篤之証徵而可知非偽言也

老壯腹証有二焉壯者臍以上虛而臍以下實者為常老者臍以上實而臍以下虛者為常倘有老者而上虛下實者可以為無病之人矣中河豚及松魚毒編身赤班心中懊惱者宜煮脯鯊服之頓愈

余先接筑州人聞有三夢先生者也先生一夜夢見捨金翌日果而捨金其年又夢見得祿果而得祿次年又夢見患衄血而死於是大畏懼



而告家人曰昨夜我夢見病死嚮二夢有徵則昨夜夢亦必相合矣病發則恐雖陶孫不可治也必勿與藥矣是天命也居數月衄血而死可謂一大奇事也

井金我有病家人進藥金我有難色至病稍重家人苦口進治金我笑曰漢書有言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醫術之難漢時猶如此况於後世乎我病而不服藥勝於得當今上醫

一內室年四十有餘經水不下十二年矣通體豐腴腰腹十圍著席不能轉輾上衝耳鳴有時

頭痛甚則如錐鑽矣諸醫百療不能奏驗於是需治於余診之臍下堅塊大如盤按之痛不可忍也作大黃牡丹皮湯調進服之五十有餘日一夜腹大絞痛手足逆冷殆迫危急家人周章走使請迅來余往診脉滑而有弦勢腹部諸症不殊前日而唯覺堅塊如大於先矣因告曰不可驚矣腹痛逆冷者所謂瞑眩也病治在近而又作前方三貼與之以備急圓攻之瀉下數舛絞痛猶甚攻之不止然而明日午時月水如瀉中見黑物如棋子者以刀破之宿血殷然者也



余喜曰病汝者是也十年讐敵今日而頓盡豈  
不亦踰快乎又調前方與之腹痛猶不治月水  
更不止下如棋子者凡二百許月水十二日而  
止止則腹痛諸証脫然掃地十有餘年而心思  
始爽可謂起廢之効也其子世寬者從余受句  
讀薦信余而始終託余不敢貳也故奏其功如  
此矣

戲場俳優某者以色藝見稱病瘡七年頭上腐  
潰面中腫脹鼻梁欲墜輕粉土苴百藥無効有  
一賈人以余治有異効勸逐余家人曰固聞國

手之名然多用峻劑故懼未請爾於是賈人說  
其無害遂逐余診之乃作葛根加大黃湯飲之  
以梅肉散及七寶丸攻之吐下數行瞑眩不可  
忍也家人大疑懼謀謝罷矣病者曰此治不可  
罷意必有治我今有發明焉向百治者培病者  
也今一治者攻病者也攻之攻之倘有天幸則  
勝焉死則命也我雖能優賤業知名於天下惡  
疾不俞鼻梁若壞則雖生弃物也且生來不知  
他伎與徒保命為賣菜傭不如為病逐死家人  
雖諫之不聽又使余診之余診之前証未微瘥



因又作前方數貼飲之時時以七寶丸或梅肉散或紫圓攻之瞑眩益劇居五十有餘日而腫脹縮收壞陷肉起諸症全治七十有餘日而復為昔日之美少年如彼者信可謂鐵中鏘鏘備中佼佼者也

金匱要畧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上工治未病云云是蓋可謂張南陽之格言矣所謂治其未病者無他獨候腹証而已雖未病病毒在腹而或為痞鞭或苦滿或拘攣或堅塊隨而療之則無証不治而又不發也是謂之上工治未

病矣其書如言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

鑿空構虛無益於治術意是王氏添綴之語傷寒論大黃甘遂湯條下曰治小腹滿如敦狀敦者明堂位曰周之八簋殷之六瑚夏后氏之四璉虞氏兩敦是也蓋盛黍稷器也後人妄以敦為有深義可笑

張大守後漢書無傳其人不可得知也醫學入門謂舉孝廉琴譜謂療猿得桐木疑偽託也

大清徐大椿刻傷寒類方矣乾隆二十四年歲在己卯也本邦吉益氏門人刻醫斷寶曆九年



歲在己卯也和漢同年也徐氏曰不論從何經  
來從何經去見症施治吉益氏曰如謂某證在  
某經某經傳某經皆非矣又言從證不拘經也  
和漢千有餘年未有此言其人同世生矣其書  
同年刻矣信暗合也信冥契也可謂隔國知音  
也  
美濃武欽繇排擊張元素謂運氣不齊古今異  
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曰今之天地古之天地  
陰寒陽溫日居月諸東方自出人字育其中矣  
古與今異之有今古異不異之論確乎盡于此

矣

山縣柳莊傍業醫調劑處有謂乾坤丸者余聞  
之其門人乾丸者紫圓也坤丸者梅肉散也紫  
圓治上部之毒梅肉治下部之毒故也余感其  
用藥能正規則

德本文人漫遊之日常懷本草毒草部一卷矣  
永富氏者亦四方周遊之時奚囊中僅一編傷  
寒論與本草毒草部一本而已  
有老夫婦夫年七十病疝婦年六十病痰百瘡  
無効有一樵者教之使夫常服橙末婦常服松



脂末三年而共治齡九十有餘而終里人號之  
曰橙翁松脂嫗  
有淺井天山者尾陽人也著天山醫言三卷中  
有謂慶方之業矣禁秘方劑一時不傳多方一  
日而傳一方授者善解方意傳者善辨証候家  
學有味

春草堂先生向有微患請余藥進家方鳳鳴散  
者先生服之一錢七其夜過順之居士之別莊  
時惡寒栗烈一身麻痺手足縮不伸到鷄明愈  
矣明日語其次弟問昨藥方裏有烏頭否余答

方中無烏頭也元輕易之和劑也然而余甚恐  
懼疑塾生若誤製故試服三錢七又使妻子飲  
之共無瞑眩此疑團於今不解

一兒年十四季春為食青梅所傷至初夏雖半  
愈虛疴羸憊未復故也五月中浣加焉患傷寒  
讖語潮熱不大便十日不食十有二日時時衄  
血日夜叫號諸醫商治無寸效聞余治傷寒不  
允其父來請療余診之真大承氣湯之正証也  
無它方可以慶焉因閱前醫之方乃大承氣湯  
也然而疑其無功於是再丁寧診脉候腹其脉



甚沈微其腹熱煩逼胸膈指頭當鳩尾入膈下一寸許忽吐黃水一合余於是問家人曰兒近日無傷食乎家人曰有之乃語以前日之事余曰必然其被中者猶留在胸膈欲下之則似順而逆也欲吐之則似逆而順也宜用吐方必有効乃與瓜帶散五分不待彈指吐黃水數升及青梅咬咀未消者其吐如傾盆吐盡則叫孺稍収額上發汗鬱鬱就眠父母又愕問吐後佳惡如何余曰病已治矣安眠不異平日也眠起必可請食須煮希粥待其覺矣兒安眠之中家人

亦宜暫休余則在傍而代保護之人矣衆乃退余獨坐默然不堪無聊見枕上有一箇書函應手取之近松某所作演史題曰國性爺合戰者也披閱慰閑至讀第三齣紅粉流之條見欠伸而覺呼父母父母急來問快否兒不答唯請食乃與希粥食三椀自言安矣因診之雖胸膈熱解下部腹症猶未異也於是作大承氣湯與之及服二劑下燥屎數枚下後諸証概治只有腹皮拘攣及急痛之証耳仍用小建中湯三四日拘攣次第減十有餘日而全治



牛門先生內室患腫滿諸醫衆藥無効聞余家  
多收奇方來請治余時卧病不能往診之為製  
桃花煎一劑服二日而盡劑投之及服半劑而  
小便快利腫滿全愈先生甚以為奇見謝以詩  
其中有桃花仙藥稀人間之句余亦以為愉快  
觀今之為醫者不能極思於濟世救民之事矣  
一身志願只在於求售也我技之衰職是之由  
今錄其所見聞者一醫某者權家富室無不曾  
出入矣然而非施治以謂某女可配某男某金  
可貸某人以此為活業暫借名于醫可惡之甚

又有年少醫生自言業大行矣昨日東西今日  
西北某醫一年僅治百有餘人不佞一年治千  
有餘人彼一年不當我一月數矣其言信似賈  
人披帳簿算贏餘者矣又有一允醫不讀一書  
不治一病曾長梨園之賤藝輕嘴薄舌以幫間  
糊口人嘲呼六頭子其人不解六頭子之義捫  
捫自得自呼亦為六頭子也然而炫俗誦世頗  
入妙後有幸大行門前置許多搨子使請治者  
屢劑之間倦而催寢也是都下張業家之一風  
也又有一醫名於奔走者賀朔望於商家贈米



錢於病家使婢煎藥僕饋之豈非醫中之最奇者乎至如其盛衣服與居宅藥籠與籃輿雖侍醫亦不及也衆見彼奔走不已呼號馳驅醫又一愚醫者門掛招牌記每月某日施藥若干貼蓋希陽報而積陰德之類也又有老醫先生者住于輦轂之下門掛一榜書曰隱醫某視者拊掌聞者軒渠其事馳四方大顯先生之隱又一盜醫某者過病家處劑藥籠中失木瓜時瓜時也問家人曰庖厨有紀禹里與木瓜和名紀禹里醫稱好而刻之否家人言有之而出生紀禹里

加方中而用病頭治得金數枚天與人何其無知也

醫人某生者業不行于時誤解業廣在於勤之語不招而訪不請而療適有五六病人則奔趨東西日夜鞅掌然而家不為富身神疲羸猶且營求不已是以十過其家而十不在焉余一日戲書蘭廷瑞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詩句置其机上而歸明日早天生來扣草扉謝其昨非爾來奔趨頓止養生讀書後五年請治者履盈戶外遂成一家



永森行輿字于卿號香祖軒父祖世美有妙手  
名至于卿家聲愈起與余友善余每療一危瘥  
乃先使于卿診之而後定可汗可吐可下可和  
焉于卿亦每療一危瘥乃先使余診之而後定  
可汗可吐可下可和焉海內醫家者流以業篤  
交者未嘗有如余二人者平生稱莫逆刎頸者  
亦入勢家富室而商治其病則心中竊有相奪  
之意何則護己短而無知人長規己利而無救  
彼病之意故也俗所謂同業如讐殆非虛語也  
特于卿與余則不然右提左携如兄如弟者雖

古之石交恐不之如矣

雨牛南療痔疾方無果子葉大忍冬中木通葛  
根山拖子黃柏黃連黃芩大黃各小水煮久服  
甚効又療疝瘕一方甚奇黑文字皮大烏藥猪  
苓木通茯苓澤瀉枳榔子各小末服無不治者  
牛南從子月輪安齋命此方為圃字散圃音弗  
此字其所戲製也曰疝災人身如佛之災國中  
其始末不可為名狀也今日諸疾見危証者多  
疝之所為故云又一方治老人髻腕疼痛俗言  
長命痛者此病亦疝也杜仲續斷五加皮三品



細末以好酒送下又治胸痛方不問一切病因服葫蘆末一品取驗矣蝮蛇及諸蟲傷者枇杷核末以糊和傳患所甚奇以上五方牛南平生試効之禁方也

我州近日多出名士蓋古來所無也無山山氏荻原藤丘之於經學藤子虎之於文辭西野河翁菅氏伯美之於詩九峯山人河孔陽無幻道士之於書歎浦子良瀛州和尚之於佛儘田重明石井宗澄之於和歌樋口生之於擊劍生方生之於俳歌町田翁梶山翁茂木氏之於好事

皆其傑然者也聲名藉甚海內無不知焉獨以醫見知者誰金鷄一顛生而已甚哉為仁者之少也

俗間有言貧病之苦甚於四百四病矣凡寰宇間今日離此病者十八九患真病者還十一二而已可謂海內大病也治術之方豈有他乎以周公為人參以孔子為附子以孟子為大黃以荀子為芒硝能診其國腹症能候其民氣脈以孝弟忠臣代君臣佐使使民篤信之則仁義禮智信之五臟善調善護奢侈陽病頓去奸曲陰



症立愈以為無病之人也明矣執也於經濟之中者勿以聚斂與貨殖為事焉須就先王之方書而下治術也如此取効者是謂之上工醫國不亦可乎

余常示門生曰醫事有五戒一曰人命至重勿妄投誤治傷生命焉是其殺生戒也二曰治無效驗而謝儀過當辭不可受焉是其偷盜戒也三曰診婦脉不可起媼念焉是其邪淫戒也四曰勿說長生延年欺賣無功之藥焉是其妄語戒也五曰勿過酒而誤診察之機焉是其飲酒

戒也是此五戒凡為醫者宜慎持之昔元人建儒者戒余亦創立醫者戒如此

貧醫某者大坂人來于江戶卜居日本橋北品川街其業不行窮徹骨街上吹笛賣按摩為業僅養口腹而已其隣有一寡婦多淫者好勾引近隣少年與之通貧醫亦戀戀挑之不聽且罵詈曰與使如汝貧人得意不如晒大道而使鳥啄也醫呼號泣天曰窮則為寡婦見賤何恨如焉於是始立志苦辛研窮未三年而起家財貨充囊奴僕亦備時寡婦尚有焉知醫之富時來



全錄醫話 卷一  
獻媚醫一夜沈醉戲之婦不敢拒醫竊笑之婦  
不知其意私以為與富者交通奇貨可致無幾  
而來請米一斗醫嚴然罵詈曰貧婦何言乎凡  
天下通米錢者豈漫然乎父母兄弟者暫置非  
故舊朋友若恩人若意中人為何通之汝元來  
知面者只許出入庖厨耳汝有何恩舊而驟為  
來請也與使如汝淫婦得意不如晒大道而使  
烏啄也婦大羞顏色如火此夕輒移居醫未三  
年而散昔日之恨豈非一大快事哉夫激寡婦  
之一言起終身之業矣豪傑立志蓋如此

余之先勘六左衛門高義者近江人也以兵法  
事於豐太閤傍以善畫聲于時朝鮮之役明游  
擊將軍沈惟敬來講和議太閤饗之客館有日  
矣以故高義與之交歡焉一日惟敬請高義寫  
富士山圖意匠經營之間腹痛俄發絞急苦悶  
氣息殆絕惟敬驚起探巾箱出一冊丸嚥之藥  
氣僅下咽痛楚皆止氣息頓安高義謝曰老夫  
年來離此突疴發作無時一發必延數日衆醫  
百方不能即治今幸賜神藥得此奇驗何喜加  
焉唯是得隴望蜀願授受本方得備他日之急



豈不幸中幸哉。惟敬頗有難色。高義愠曰：將軍若果不肯傳神方，則拙畫亦恐在各惜之例。惟敬笑而頷焉。遂乃抄劑之名數，藥之方，且精修秘合之本末，以贈之。画亦適報成，互願交遂矣。爾來高義製本方於家，自救救人，桴鼓響聲，神驗不可枚舉。高義以壽終于本國時，年百三歲。實余十三世之祖也。當今稱上毛烟氏及魂丹者是也。非與市井浮行草藥可一般而論也。余家業醫久矣。曩祖素菴先生者，從游翠竹菴道三翁，以業鳴于世矣。爾來以世數則到于余。

七世矣。以年數則二百有餘年矣。世濟其美，不墜家聲，綿綿相似。以及余不佞，非世稱箕裘三世者之比也。嗚呼，亦久遠矣哉！高曾之所記祖考之所抄諸家禁方、俗間秘方、充棟汗牛，不為不多矣。然而當平日調劑之用者，萬取千千，取百百，取十十，取一屢試，確徵百發而百中者，彙次為編題曰烟氏經驗方矣。今錄其一二殊功者如左：小兒疳癆，面色痿黃，或喰炭，或喰土，額上常有青筋者，以為蛇患也。宜用狼牙丸。其方：狼牙五錢，大黃五錢，史君子三錢，青皮二錢，末。



之為糊丸日服二三十丸，無不下也。又有稱疳蟲丸方，主治如前，其方木鱉子、大黃共三錢，荊蘆一錢，五分細末丸服。倘有前証，兼胎毒者，須下之。宜土龍丸，其方土龍霜三錢，輕粉、巴豆共五分，搗篩米丸服。法多少量，小兒強弱與病輕重可也。疳兒平日不食，或多食，或腹痛啼哭者，宜用滄洲靈芝丸。此方出細川幽齋翁抄書。余家專用之。喬麥粉三錢，木香一錢，沈香二錢，射香五分，米丸。梧子大，以金箔為衣。蓋傳製如此。鷓鴣胡采湯，諸家用藥有二味異同。山東洋

方中有苦煉根皮、香川氏方中有青皮、鶴臯山人方中有史君子。余家所用僅大黃與鷓鴣胡菜二味而已。

藤原縣磨治痰方：羊躑躅末一錢，白湯送之。必愈矣。和多田伯宣治喉痺方：野薔薇根一錢，桔梗八分，甘艸三分，右三品水煎溫服。甚有奇驗矣。高見澤健順治膈噎方：大蒜八十錢，白砂糖十五錢，好酒三合。先剉大蒜為末，酒煮熟之時，內砂糖作膏服之，頗奇也。一切眼目腫痛昏暗之人，須服菊花丸。蜀椒五錢，菊花三錢，地黃



十錢三種密丸以清茶送下甚効矣黃胖病衆  
療無効者宜用鐵砂散鐵砂喬麥各十二錢大  
黃甘遂各六錢以水煉好酒送下八九取痊  
矣土井東眠治血積痛方松脂大黃亂髮三味  
末服甚奇也破血塊之方巴豆大黃二品以粳  
米丸之白湯送之塊必破也瘀血未成塊者服  
鼈甲散有功琥珀大黃鼈甲三味等分細末以  
溫酒服之治矣高橋玄德治產後血暈方甚奇  
雌雄鹿頭各一箇人參三錢為霜細末以塩湯  
送下焉又有一方號黑藥益母草合歡木芍藥

澤蘭四味也各等分為霜末服是亦効矣又有  
俗間傳稱帶解藥者沈香一錢人參二錢蒲黃  
三分葱白根二寸許五枚甘草三分右五品內  
燒味曾柑子大者水煎服之令產婦解帶安卧  
也癰瘡難痊者斷腸草根一味搗汁敷患所水  
出而治又有治疥癬奇丸呼儿黃丸九石大黃  
各二錢大風子五錢土茯苓三錢射香三分以  
米丸之卧時湯服又杉山元常治頭瘡方甚妙  
俗呼號安萬登古呂也按草薺之一種也出右  
武州小金原者尤良右  
一品搗汁塗患所不經三日全治矣洗上部瘡



腫者須大黃川芎瓜蒌根鹿角霜四味洗下部  
瘡腫者宜石榴皮土骨皮蛇床子忍冬四味勿  
誤上下失所置焉西涯八穗翁治舌瘡方昆布  
已豆梅肉九石四味等分為霜塗患所大効矣  
淋疾久年不治者羅漢松四錢木通一錢大黃  
甘艸各五分鬼燈二錢右五味水煎一日服一  
劑甚有神驗矣青梧齋治疔毒痛方錦射干九  
射干一錢烏藥二錢茯苓三錢細末糊丸湯服  
立愈焉脫肛不收者煎烟草洗之則迅效也十  
千亭治湯火傷方石膏滑石各等分以水解洗

患所立治而滅瘡癥也

天明乙巳之春與儘田重明同入江戸途間  
宿大宮驛邂逅一老人童顏鶴髮鬚垂過膝  
狀貌魁梧顧眄偉如自言傳麻衣相術相余  
及重明言已往禍福無一不中余二人者措  
愕驚嘆以為神人語次及醫老人又能窮黃  
岐之閫奧議論娓娓使人傾聽探其青囊示  
余以一編方書皆人間之所未有也余又大  
驚拜問名居不答倚牆而睡鼻息如雷余就  
燈下竊抄其書未畢鷄鳴喔喔余亦困倦睫



交不可擘重明則既已華昏矣及覺日已三竿驚顧不見老人既失所在嗚呼亦異哉書中有十幹方者余試之頗奇今記于此矣

關逢丸 磨蟲癖消胎毒

龍葵草巴豆各等分右搗篩密和丸白湯下

梅蒙丸 療勞瘵

木乃伊黃伯各十錢人葠一錢右末之用蠶產盆宇登留和勻作丸湯服

柔兆丹 療脚氣痛霍膝風凡病毒在足者及鼻三錢桂枝香附子各二錢丁子乾姜各

一錢右篩末煉密和調之以白湯送焉

強圍湯 療腰下痿軟癱瘓凡病毒在腰者

胡椒附子各五分山梔子一錢右以水二合煎取一合卽時一飲瞑眩如醉而痊

著雍煎 療水腫凡去濕利水無此肩此劑者

蒜高陸木通生姜冬瓜子各十錢合入一小布囊與赤小豆一斛以水二升合煮以豆熟為度去藥食豆藥氣滲入豆中利小水如神屠維丸 徽毒經年不愈者服此丸則毒必移動可隨而治起廢之效實如神



蕃椒五錢、角石糯米生漆各二錢、津蟹三錢、  
大黃四錢、牛房子一錢、右黃米糊九好酒下  
上章散 療一切疝瘕冷結氣痛

金鈴子紫根延胡索茴香各三錢、右為末、每  
服三錢、七石斛煎湯或熱茶下

重光散 經水久不來或發腫或生塊者此方  
主之

牛房子芥子各等分、右浸好酒三夜曝乾、為  
末白湯調服

玄默丸 療癩癩及發狂症

大戟巴豆各一錢、大黃黃芩黃連各二錢、右  
陳米飯丸、鷄鳴以白湯用之

昭陽散 療諸疝

髮灰五分、合歡木滑石共三錢、阿膠甘草共  
一錢、右為末、以熱湯日送一錢、七日而服、  
盡無不治者矣

寬政甲寅之秋、余有微患、浴上野伊香保、温  
泉而接、攝津國廣田廟祝矣、山中寐閑、日夜  
相交、祝善橫笛、又好醫事、篤信余說、談及上  
章散善療疝瘕也、余曰、足下所謂上章散者、



非真人所授名十幹方者之一乎祝駭曰凡  
天下傳此方者少矣足下以何知之余於是  
語其始末祝益駭曰足下亦偉人耶不然則  
真人豈一面而傳之乎以真人傳於足下余  
亦知足下為偉人也彼真人者長門人窮經  
通禪明相法精醫事人呼謂四明先生蜚遊  
塵表縱情於山水之間常懷老子之書遊河  
內丹波之境余學樂於真人者也余於是解  
多年之疑乃附記其事  
男毛義校

二編三編

嗣出

金雞雜記

全部三冊刊行在通

先生固雅非文苑之徒性好有雅癖出於清新者故  
所雜記于此不膾炙人口者也天朝則勝國已降之世語  
唐山則清朝五代之時說及外密虫之新話亦以短辭輯  
錄焉又多有屬醫事讀者應服先生之博洽焉

江都書林

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鑄  
東叡山下仲町  
須原屋伊八 行  
大傳馬町二丁目  
須原屋安兵衛



